

「湖北文史集粹」

文化
艺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文史集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武汉

文化 艺术



目 录

考古

- 国宝“长阳人”的发现与发掘 龚发达(1)
- 走马岭遗址考古亲历记 戴修政(5)
- 屈家岭遗址寻访 易平波(10)
-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周保权(12)
- 长江之滨的商代古城 云 之(18)
- 曾侯乙墓发掘亲历记 郭德维(20)
- 葛洲坝施工区文物考古 杨 华(33)
- 武落钟离山考察纪实 龚发达(38)
- 唐崖土司王城史话 覃长栋(41)

报纸新闻

- 民国初年的汉口《民国日报》 杨端六(45)
- 回忆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 张福康(50)
- 《武汉日报》概述 徐叔明(53)
- 民国时期恩施的报纸 郑 正(64)
- 忆国民党委《扫荡报》的变迁 万枚子(73)
- 武汉《大刚报》的前前后后 潘怀周(81)
- 《大公报》汉口版与“和谣” 王芸生 曹谷冰(87)
- 抗战时期武汉的摄影宣传活动 舒宗僂(99)
- 创始时期的“青记”与范长江 徐怨宇(108)
- 战时武汉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冯英子(120)

抗日期间创刊的《新湖北日报》·····	李继先	吴自强(126)
五战区《阵中日报》概述·····		尹冰彦(135)
忆《新湖北日报》鄂中版·····		谢蔚明(138)
童仲虞与《大同日报》施南版·····		童启进(155)
临近解放的《新湖北日报》·····	李继先	吴自强(166)
回忆《罗宾汉报》·····		涂仲明(179)
《洪湖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张时勤(185)
我与《长江日报》的自办发行·····		叶子健(190)

图书

崇文书局刻书始末·····		孔毅(193)
武昌文化街忆往·····		舒兴文(198)
武昌利群书社·····		柳野青(201)
宜昌书店忆往录·····		李依平(206)
湖北省图书馆西迁经过·····	冯骏祥	罗选荣(213)
国家版本第二书库迁移和撤销的始末·····		祁炳奎(217)

戏剧歌舞等

楚剧形成在武汉·····		杨铎(220)
楚剧改革的先行者—沈云陔·····		张惠良(224)
楚剧生活50年·····		陶古鹏(231)
汉剧的一代宗师余洪元·····		何鸣峰(249)
一代汉剧名优		
—回忆父亲吴天保·····		吴思谦(254)
老牡丹花和小牡丹花·····		陈伯华(269)
我的艺术生涯·····		万盏灯(277)
建国后湖北的汉剧·····		刘小中(286)
湖北黄梅戏·····		余笑予(306)

黄梅采茶戏的形成与发展·····	桂遇秋(312)
我的艺术之路·····	黄东风(320)
京剧大师谭鑫培·····	陶 晖 孙绍彭(326)
我与宜昌市京剧团·····	靳万春(332)
应城长江埠戏楼、戏班、名角逸闻·····	杜 清(342)
碟子、莲湘、三棒鼓·····	刘安国(352)
天门花鼓戏的发展·····	魏泽斌(355)
谈谈应山花鼓戏·····	吴友章等(361)
英山采茶戏概说·····	张元驥(369)
皮影艺人陆春元·····	滕德清(374)
荆门民歌·····	吴修龙(389)
宣恩“山歌联唱月”纪实·····	魏洁若(395)
蜚声首都的长阳歌舞剧团·····	覃发池(400)
南剧的历史和现状·····	卢海晏(406)
土家人的祭祀歌舞——跳丧舞(“撒尔嗬”)·····	张世炯(417)
别有情趣的巴东堂戏·····	谭庆星(425)
神农架的山锣鼓·····	张兴国(430)
民众乐园的演变·····	李肇君(432)
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	钱俊瑞(440)
我在五战区的一段经历·····	姚雪垠(444)
第五战区艺术宣传队始末·····	戴子腾(446)
我所了解的“三厅”·····	钱远铎(475)
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领导的音乐宣传活动·····	林 路(495)
“第三厅”戏剧队伍的追忆·····	龚啸岚(501)
抗敌演剧四队在湖北的活动·····	翁 村(510)
战斗在鄂西的抗敌演剧六队·····	刘斐章(519)
在宜昌宣传抗日救国的一段经历·····	陈 然(531)

文学等

- 海峡两岸的兄弟书法家…………… 汪 洋(537)
- 金石人生…………… 周治保(545)
- 中国作协与咸宁干校…………… 涂光群(558)
- 绀弩与故乡…………… 孙希曙(574)
- 美丽丰富神奇的一生
——记徐迟…………… 洪 洋(579)
- 60年甘苦我心知…………… 碧 野(591)
- 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 曾 卓(607)
- 我所热爱的民间文学…………… 刘守华(619)
- 一个梦接着一个梦…………… 李德复(638)
- 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章开沅(643)
-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研究甘苦谈…………… 皮明麻(665)

民间工艺

- 尹介园村精湛的石雕工艺…………… 竹笛 夏雨(671)
- 有关传统工艺“龙”的制作…………… 倪海泉(674)
- “西兰卡普”及土家服饰…………… 陆训忠(679)
- 竹器艺术家章水泉…………… 武 政(683)

考 古

国宝“长阳人”的发现与发掘

龚发达

“长阳人”是人类远古祖先之一，10多万年前生活在长阳以南的清江南岸。有史以来，在长江以南首次发现。她是神州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

“长阳人”化石的发现与发掘，我是知情者和参与者之一，现根据回忆，记录于下，以资史研。

“长阳人”的发现

中华古人类“长阳人”化石，发现于长阳钟家湾石灰岩山洞中。

钟家湾又名老鸦岭。这里有丰富的野生果实，有众多的石灰岩溶洞，从前这里曾发现古生物化石。据同治年间编的《长阳县志》记载：“老鸦岭在邑西南八十里。有土坑，形圆如锅，围数亩余。其底有小眼，如井口，深不可测。一日眼忽陷，成巨穴，沿围数丈。裂处有坼缝，中若空，掘得死物，骨脑如巨兽，身盘穴口二周，其刺骨如猪肋而锐。有四齿，粗如巨指，长三寸；板牙四枚，径寸半，长二寸，人城市之众莫识，……殆神物委蜕之余。深山古洞中，多有此物，舔之粘舌者龙蜕也。”1943年，十来个叫化子到钟家湾石灰岩溶洞中挖“龙骨”，卖给人治病，以此谋生。钟家湾附近小坳子中心学校的

一些学生也到这个洞里捡“龙骨”作刀口药。村民周古育说，这是他的地脉龙神，以巨石封闭洞口，禁止开挖。这才使这一具有科研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得以保存下来。

1956年7月，当地群众为集体找副业门路，又将这个石洞打开，挖“龙骨”出售。消息传开，县中的生物教师陈明治（省政协委员，已故）带着学生到钟家湾采集化石标本，在水田子供销社收购的万余斤“龙骨”中选回化石一箱。箱中有一块人的上颌骨化石，并附有两枚牙齿。其它的化石辗转运到武汉，被省文化主管部门发觉，当即电告长阳文化科：“长阳破坏古脊椎动物化石严重，必须立即调查禁止。”当时，我是文化科科员，接电后束手无策，幸好省博物馆派毛在善同志来长阳，我即和他一道到钟家湾调查此事，并从供销社的万余斤“龙骨”堆里选了三箱标本。回县后，毛在善和我到县中去取上颌骨化石，陈老师不给，毛大发雷霆，经县委办公室给校长周仲华写条子，陈老师才将这块古人类上颌骨化石交给了毛在善。后经中国科学院鉴定，确认它为古人类化石。宜昌行署文化科孟副科长及文物干部陈筑平同志先后数次赴钟家湾召开座谈会，查访挖化石情况。调查表明，这些化石是杨太珍、钟远太和黄远枚（女）三人挖出来的。据他们说，当时挖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头骨，黄远枚把它洗净了，以为是“龙头骨”，大家争夺着看稀奇，一不小心掉在地上打碎了。

科学的发掘

1957年二三月间，贾兰坡教授以及黄万波、翟仁杰等一行五人，在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陪同下来到长阳钟家湾，进行科学考察发掘。其目的：一是弄清这上颌骨是否在钟家湾山洞中出土的，从而了解这里的地层地貌；二是弄清共生动物群；三是弄清“长阳人”当时生活情形。我负责发掘队的联系和后勤工作。我们在当地请

了10多个民工,进行了21天的发掘,获得共生动物群化石7箱,以犀牛、象、鹿三种最多。这是江南古脊椎动物群的代表。还有熊猫、虎、箭猪以及鱼、牛、羊等动物化石,但未见古人类的遗骨遗物。一些外行人在清理发掘中,常好奇地乱叫,时而你说:“看,我掘了人牙!”时而他说:“哟,这个肯定是人骨!”后来,大家扫兴了,谁也不相信谁了。贾教授暗中着急。

第21天的上午,我拿着一把大锄头和大家在一起挖掘,不一会儿,我挖出了颗牙齿,当即说道:“我挖到了一颗牙齿,不知是不是古人类白齿?”贾教授说:“让我看看。”他仔细目测鉴定后大声说道:“真的是一枚古人类的白齿,我们就叫它‘长阳人’吧!”大伙一拥而上,看个不停,贾兰坡宣布:“古人类上颌骨化石出土地点可以确定就在此处。下午放假,晚上加餐!”顿时引起一片沸腾的欢笑。

这次在钟家湾山洞里清理发掘的一批材料,经贾兰坡教授研究,定为更新世晚期。按人类进化过程,分猿人、古人、新人、现代人四个阶段。“长阳人”属古人阶段。开始,贾兰坡教授根据“长阳人”化石的原始性以及地层、共生动物等情况,把“长阳人”定为约30万年前左右,后经反复研究、比较,他又认定为10万年前较稳妥。10万年至30万年均属古人阶段。由于“长阳人”化石首先是由老百姓无意中挖出来的,破坏严重,我们始终没有发现“长阳人”的生产工具及生活遗迹。这也给断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历史的发展

“长阳人”化石的发现与公布,轰动了国内外,引起了县里的高度重视。1956年10月,长阳县人民政府印发了“保护古文物、化石的布告”,并发出通告,禁止群众挖“龙骨”,禁止收购“龙骨”。从此,全县各地古脊椎动物化石受到保护,一有发现,当即上报。历年来先后在大吉岭、斑鸠池、关口、柿贝、峡龙岩、都镇湾、下坪、椿树坪、

洞湾、秀峰桥、龙池、龙潭坪等地发现了古脊椎动物化石。

“长阳人”这一专有名词，已编入《辞海》和初中历史教科书。日本、丹麦的考古学家先后向我国提出要求前来长阳参观考察。因交通、设施等条件尚未具备，中央没有同意。后来，省文化厅拨给专款，由县文化馆文物干部罗家兴具体主持，将“长阳人”化石产地进行修整和美化，刻制了红砂石的标志。随之县里又拨专款制作了四个共生动物的塑像和修建了风景亭，名“究古亭”。蜿蜒的公路直通“长阳人”遗址。当地人民建立了业余保护小组，接待了远远近近的来客。1980年，“长阳人”遗址被列入国际旅游点的规划。1983年徒步考察黄河、长江的杨联康同志来“长阳人”遗址“朝祖”。他为祖国悠久文明的历史而自豪，肃然题词：“向五千年前的老祖先——‘长阳人’致敬！”1984年，贾兰坡教授从北京寄来亲笔题词：“‘长阳人’不可能单独存在，附近还会有更多的材料，应进行大量调查工作。”1985年画家范曾为“长阳人”题字。

(原载《长阳文史资料》第5辑)

走马岭遗址考古亲历记

戴修政

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焦山河乡境内，是我国长江流域现已发掘的年代最久远的古城之一。我当时作为石首市博物馆的副馆长，参加了走马岭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1989年6月初，明代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墓葬发掘（其墓在石首市高陵岗）及出土丝绸清理工作结束。此前，在本市断岗口砖厂追缴出土的战国青铜剑时，听说本市屯子山附近新办了一座砖厂，我便感觉到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凭我的经验，砖厂大多选址在丘陵高地，而这恰恰是古人居住或埋葬的地方。

6月8日下午，焦山河乡文化站袁站长匆匆赶到市博物馆，把一个纸包交给我。我打开一看：啊！好漂亮的一柄石钺，绿色的玄武岩磨制得如同镜面，对钻的圆孔就像现代钻床加工的一样，准确而圆滑。小袁告诉我，这是乡办砖厂在走马岭取土时发现的，大家都不认识这东西，好像是个古物，就交到博物馆来了。

第二天上午，我急忙赶到走马岭，看到推土机所到之处，尽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可辨器形有鼎、壶等，我感到非同小可，当即把厂长请来，通知暂停推土。我带着工地采集的一大包陶片，向市委宣传部陈阵部长（现任市政协主席）、市文化局张桂香局长（现任市教委调研员）紧急汇报。三天后，我陪本市市长张祖新（现任荆州市常务副市长）一行驱车走马岭实地考察。张市长当时讲了三条意

见：第一，要保护文物；第二，不影响生产；第三，请上级文物部门鉴定遗址的年代和价值。我对张市长说：“我在武汉大学是学考古的，这个遗址距今约 5000 年，有很高的价值。要不影响生产，必须先发掘后再取土。按规定，考古发掘，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指定省或地区博物馆领队。我们石首市博物馆没有领队资格。”回馆后，我向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负责同志和荆州博物馆馆长张绪球分别报告了走马岭的情况。数天后，60 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张馆长与我武大的同学刘德银来到石首。看过走马岭后，张馆长很感兴趣，表示积极向省厅请示，争取早日发掘。

1990 年 5 月，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走马岭考古发掘执照终于到了张绪球的手中。他亲率一支精干的队伍来了。他们当中有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硕士研究生何弩、贾汉清，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陈官涛、郑中华、张万高，我和本市覃文煊馆长以及彭涛、胡云等四名同志，作为东道主参加发掘。市委宣传部长陈阵也亲自到焦山河乡为考古发掘作安排。5 月 26 日，考古队进驻工地，驻扎在走马岭村村部。5 月 27 日，考古队在走马岭遗址勘察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走马岭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至此，走马岭加重了她的神秘色彩。

走马岭，相传因三国名将关羽曾在此策马扬鞭而得名。她地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结合部的丘陵地带，北距长江 12 公里，西距石首市城区 15 公里，南距湖南省华容县城约 15 公里，石首市最大湖泊上津湖在其西南面。因其偏僻，虽历经千年风雨沧桑，依然保存原貌。城址为不规则圆形，粘土夯筑，周长约 1200 米；四个缺口如四个城门，四角各有一个最高点，最高处距地面 8 米。由于缺口两边的土城对称，当地老百姓分别称其为蛾子山、纱帽山、砚盘山；土垣外，环绕着一条宽约 30 米的护城河；城内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保护面积 20 万平方米。

揭开她神秘面纱的日子终于到了。5 月 28 日，是传统的端午

节,我们正式开始在遗址上选址布方。发掘方法是先选定一个基点,然后划出了5×5米的网状方格;一个考古队员照看一个探方,指导民工按地层往下挖,仔细地观察遗址现象;获取的遗物,绘图、照像、贴上标签,运回工地,修复、整理、研究,写出考古发掘报告。整个工作必须有很严密的科学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个遗址就好比一部无字天书,考古发掘就是破译这部天书,达到复原古代社会面貌的目的。首次发掘于6月22日结束,获得了一批墓葬、房屋、灰坑的资料,出土的陶、石器装满一部汽车,运到荆州博物馆修复。

此后至1992年,我馆同荆州博物馆、武大考古专业师生以及从湖南省借的“外援”,又连续三年发掘了走马岭遗址,并对西城墙作了解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1. 在城址东部,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开探方80个。对地层和墓葬进行初步研究,其文化层堆积年代时序为:大溪文化第四期→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中期→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中期,时间跨度约500多年。首次在长江流域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了长达30多米的大型多间式房屋。2. 找到了长江流域大溪文化晚期墓葬中使用葬具的明证和确定遗址年代的实物依据——M26的棺木残件标本。根据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发表在1996年第6期《文物》上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称:该标本年代4950±80年,那么M26的年代确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推断走马岭遗址距今5000年是准确的。3. 已清理发掘的墓葬场为二次葬,人骨架不全,都不见头骨,随葬品组合有男女之别,男墓葬有成组的陶器和磨制精美的石钺,女墓则葬有陶器和纺轮。4. 通过解剖城墙,确定走马岭古城为大溪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城,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城之一。它对于研究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和原始社会演进史,研究江汉地区大量原始聚落群的成因,各大部落集团之间的经济、军事关系,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起源,具有极其重大的科学价值,是我国考古

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田野考古发掘是很艰苦的，吃住在工地，在探方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当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遗迹，出土一件精美别致的文物时，大家都欢呼雀跃，劳累顿消，欣喜之情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中的甘苦，只有亲历考古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

3年的考古发掘，也曾有过不愉快的小插曲。1991年3月初，焦山河乡分管工业的某领导，只考虑砖厂生产，擅自决定在未发掘的地方推土，致使遗址被毁。当时的荆州地区行署闻讯后，于3月12日向石首市人民发来传真，责成市政府查处有关责任人。该同志作出深刻检讨，方平息风波。此后，广大干部群众对走马岭遗址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3月下旬，我专程赴荆州迎接分管文物工作的省文化厅副厅长胡美洲，请他来石首视察走马岭遗址。他愉快地答应了，我送给他的礼物是一部新出版的《石首县志》。29日，胡副厅长和省文化厅文物处周崇发副处长在原荆州地区行署文化局王勋安副局长的陪同下来到石首。30日，视察了走马岭遗址。胡副厅长这位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高才生，不愧为文物专家。他看得很仔细，不时提出些学术上的问题，对走马岭遗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提出搬迁砖厂的设想，并承诺补助砖厂一笔钱。不久，20万元钱划拨到位，而砖厂至今未搬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胡副厅长同时提出将走马岭遗址列为我省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向国务院推荐。

走马岭古城遗址发现的消息传开后，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的教授、专家、学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一时间，沉寂数千年的走马岭成了热闹的场所。1995年5月10日，在荆州博物馆张馆长陪同下，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冈村秀典先生、福冈市教育委员会文化部长后藤直先生、九州大学文学部助

教授宫本一夫先生、佐贺县立名护屋城博物馆馆长西谷正先生等慕名访问石首。冈村和宫本先生曾在中国北大考古系留学，他们用汉语同我交谈，宫本不住地向我说：“走马岭古城棒极了！”两个多小时的考察很快过去了。日本朋友还伫立在城头，依依不舍。临上车时，他们用双手向我递上名片，送给我两包福冈名产“八女茶”，然后对着我，向着古城深深地鞠了一躬。

走马岭古城遗址发现至今已8年了。保护、研究、利用、开发这一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新的课题。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接到了省文化厅转发国家文物局《关于进行文物抢救保护项目立项调查的通知》，立项栏目上赫然写着“走马岭遗址”五个大字。

（原载《大视角》1998年第1期）

屈家岭遗址寻访

易平波

金秋十月，我陪同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到屈家岭遗址调查。

汽车从京山县城出发，沿汉宜公路西行，在接近易家岭的王桥下车，向北步行 2 公里，便见到了这处著名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这儿是一个椭圆形的土丘，它的东、南、北三面是海拔 40 至 50 米的或聚或散的小丘陵，西南地势较平坦，是大片的农田。青木岗河在它的东南面，青木河在它的西面，两河自遗址的北部环绕而南，到屈家岭村西南约 750 米处汇合，清清的河水环绕着遗址上的片片金黄的稻田。

来到遗址，只见这儿一个石斧，那儿几块陶片，尤其是那火红的烧土，遍地皆是，这是我们祖先在这儿居住劳动、繁衍生息的见证。在 4000 多年前的氏族社会，他们群居在这里耕种、渔猎，使用的就是这些石头磨成的石器，泥巴烧成的陶器。看到这些磨制精细的石制工具，造型美观并描绘着各种彩图的陶制用品，似乎看到了我们祖先勤劳勇敢的身影。他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也创造了人类本身。

在遗址的四周踏勘，考古专家们这儿铲铲，那儿查查，又是绘图，又是摄影，不时有新的发现。层层叠叠的文化遗迹，令你目不暇接。置身此地此境，不仅被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陶醉，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智慧而惊叹。